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十節

黃三太等進了一家酒樓，這座酒樓是坐北向南門，眾人上了酒樓，黃三太與張茂龍坐在西面，蕭銀龍與李煜坐在東面，賈明與楊香五坐在正北面，這張桌子正靠著窗戶。三太要了十二壺酒，叫跑堂的給配了八樣菜，跑堂的將菜端上來，傻小子是搶吃搶喝。六位正在吃飲之際，就聽樓上飲酒之人交頭接耳，低聲悄語地說道：「這回可對碰上啦，知府的公子搶秀才的太太。秀才是一個槍桿，偏遇上知府的公子，一會兒轎子就要來到啦。」黃三太等俱都聽了個滿耳，惟有傻小子淨顧搶吃搶喝，他一句也沒聽見。楊香五怕他聽見，故意與他開玩笑，說道：「這個爛裡脊真是兩味的，這碟可是我自己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自己吃，我將菜都倒在一個碗裡，我自己吃大雜燴。」正在此時，金頭虎抬頭一看，就見樓下的姑娘媳婦，人聲吶喊。

金頭虎叫道：「跑堂的！快來快來，下邊是什麼事？」楊香五見傻小子叫喚跑堂的，楊香五用大衣擋手，對跑堂的擺手示意，不叫跑堂的告訴賈明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跑堂的，底下是什麼事？是著了火啦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這個圍裙是從北京買的，放在水裡洗的時候，能夠立著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問的是樓底下那群人，摔倒的爬起還跑，是幹什麼的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咱這飯賣的賤，他們都搶著來吃飯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與我打啞謎，我砸你的飯館子，先將這張桌子給你翻了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您看吧，這就到啦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就見由東向西來了一乘四人小轎，轎中有嬌滴滴婦人啼哭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廟上的仁人君子，搭救搭救吧，我是秀才之妻，被群盜搶來啦。」賈明也聽明白啦，遂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您聽見沒有？咱們管不管？青天白日竟敢搶秀才之妻。」黃三太未及答言，賈明說道：「我明白啦，浙江紹興府有名的人物怕事，我賈明可不怕事。」三太被賈明用話一激，擦拳磨掌要管此事，楊香五說道：「這樁事要是管，千萬可別團腕，也別落把。」團腕即呼名字，落把即殺人。傻英雄說道：「對對，誰要團我的腕，我海攢！」海攢即罵街。正在此時，小轎已經來到酒樓之下，金頭虎一抬腿踹落一扇窗戶，由酒樓上縱下來，一橫擋住去路。

眾惡奴觀看傻英雄：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紅眼邊，大肚子，羅圈腿，梳著一個沖天杵的小辮，三尺來高。就聽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們，這乘轎子是怎麼回事？」方才那個大胡瓜的老頭說道：「朋友，你問也是白問，我是知府的大管家，外號人稱長毛狗，姓王行三。後邊那位是二管家，人稱短毛狼李七。這乘轎裡的女子，乃是杭州一位寒儒之妻。這裡邊有一段緣故，這位寒儒當初娶妻無錢，向我們大少爺借三百銀子，我們大少爺不借給，我們眾人慫恿大少爺成人之美，才借給他三百兩銀子。如今二年多，本利未清，大少爺責成我們討這筆債，因為是我們哥倆的承還保人。我們找他要錢，他言說吃飯錢都沒有，就仗寫字吃飯。要了幾次，蘇文煥言說：『我一貧如洗，決還不了這筆賬。叫我的娘子跟了大少爺去吧，給大少爺作上一房愛妾，也省的跟我少吃無穿。』我們將此話一回稟大少爺，大少爺言說：『我在杭州府買一個姑娘花上多少錢？誰要殘花敗柳？』我們跟少爺死說活說，少爺才應允，可是還未娶。今天恰巧我們大少爺上廟，秀才夫婦也來逛廟，我們看見了秀才之妻，遂告訴了大少爺，大少爺一看，很對心思，遂上前問秀才：『這筆賬何以久不清償？如再不清償，就要發轎抬人。』蘇文煥他言說：『還不起賬，該得起賬。』我們大少爺一怒，這才發轎抬人。算來本利五百多兩，有中保人，有承還保人，字據上有蘇文煥的押。你管的了五六百銀子的事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少爺是叫焦振芳嗎？」長毛狗說道：「不錯，打聽打聽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無人不知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知府補缺的時候，你們知道嗎？」長毛狗說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？」長毛狗道：「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知府候補的時候，他是窮小子，沒錢住店吃飯。我是放官利債的，利錢可大點，當時他托人借我的錢，是蹦蹦利，由候補補缺的時候，借了我五十兩銀子，一蹦就是一百兩，兩蹦就是一百五十兩，如今本利算起來共欠十萬銀子啦。我找你們知府去啦，我叫他將官利債算算吧。你們知府說：『本府也還不清，我的夫人也老啦，將我兒媳婦折抵利錢吧。』話可說啦，還沒給我人呢，將我那筆賬與蘇文煥這筆錢還抵不了嗎？」眾惡奴一聽賈明這話，遂說道：「眾位別跟他費話啦，打吧，只要留口氣就行。」長毛狗仗著焦公子之勢，一伸手就給了賈明一個嘴巴子。賈明伸左手一掙長毛狗的腕子，右手照定長毛狗就是個嘴巴子。三十來斤重的杵，長毛狗如何禁的住？倒在地下就打開滾啦。短毛狗說道：「眾位齊上！」

眾惡奴向上一包圍賈明，哪知道金頭虎專打二把刀的把勢，他又有金鍾罩，力氣又大，這個惡奴的叉子叫賈明一杵繃飛，那個七節鞭一遞，就將杵纏上啦，賈明一拉也給鬆了手啦。如此打了七八個頭破血出。後邊的惡奴抹頭就跑，抬轎子的也早跑啦，賈明後頭就追。黃爺在樓上開發完了酒錢，楊香五打開小包取兵刃，縱下樓來，後面黃爺等陸續由樓窗戶跳下。三太上前將轎簾扯下一看，損陰喪德之人，專有損陰喪德的主意，轎裡的娘子兩隻胳膊在兩個轎桿上用繩子捆著呢，腰上也用繩子縛在兩邊轎框上，婦人是紋絲不能動轉。三太抱著樸刀，不敢上前。娘子在轎中叫道：「壯士爺！請您救我不死，我是蘇秀才之妻，被該強盜所搶。」黃三太一看娘子不過二十來歲，正在青春年紀，不敢上前伸手解繩子，因為有男女之嫌。娘子在轎中聲聲求速為解救，黃三太正在進退兩難之時，就見後面有一男子，二十多歲的年紀，踉蹌而來，滿身泥土，滿面灰塵。來到切近，三太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方才在子孫娘娘殿焚香的秀才。黃三太方才聽娘子說是蘇秀才之妻，遂上前叫道：「你是蘇秀才嗎？快來，令正現在轎中無恙，趕緊解救！」蘇秀才跳到切近，邁步進了轎子，伸手解開繩子，由轎中將娘子攙扶出來。蘇秀才遂跪在塵埃，此時娘子也跪倒在地，蘇秀才叫道：「壯士救我夫妻不死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」三太伸手相攙，叫道：「蘇先生請起。蘇先生你何處居住？」蘇秀才遂先站起身。黃爺道：「蘇秀才，快將令正請起。」蘇秀才攙起了自己妻子，遂對黃爺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家住在南門外，賃屋而居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焦公子不知在哪家酒樓吃酒呢，我等雖然救了令正，他那一群惡奴若報告他，他必然前來報復。我們動上手，完事一走，你夫妻仍不免於厄。」蘇秀才說道：「學生倒有一門親戚，在大李村居住。我妹丈在北京作生意，我妹妹只有一個寡婦婆母，我大可投奔在那裡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蘇先生可有盤費？」蘇秀才說道：「我方才燒香的時候，只有二三百錢，被惡奴推打的我連一文錢也沒有了。」三太聽罷，由中掏出銀兩，把繫腰的綢子撕下一塊，堆著銀子說道：「這是四十多兩散碎銀子，你可作為路費，趕緊遠走去吧。」蘇文煥將銀接到手中，眼含痛淚說道：「恩公貴姓高名？學生倘有寸進必當重報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丈夫施恩不求報。」蘇文煥說道：「您要不說名姓，我夫妻寧凍餓而死，不受恩公的金銀。」黃三太見蘇秀才老誠，這才說道：「在下家住浙江紹興府，姓黃名三太，保鏢為業。」夫妻二人謝了恩，三太將蘇秀才攙起。廟上有的是大小車輛，俱都是鄉下拉腳的，三太遂叫了一輛車，問道：「由此拉到大李村，多少錢的腳錢？」車夫說道：「兩吊錢吧。」黃三太給了二錢多銀子說道：「我們沒有零錢啦，多給你幾個吧，越快越好。」趕車的將銀接在手中，蘇文煥夫妻上了車，趕車的一搖鞭，向西而去。蘇文煥在車上看三太，三太在地下看蘇秀才，真是英雄愛豪傑。三太見車已走遠，暗道：「狗公子一來，便是一場大禍。」三太此時救了蘇文煥，哪知二十年後，黃三太騎著馬匹走了一個鎮店，見五六個土豪，揪著一位老太太打的實在可憐，三太由馬上跳下來，向前勸解，土豪不服，被黃三爺一拳打死，官人將三太帶到縣衙打官司，那時三太已經留鬚鬚，五十多歲的人了。縣太爺升堂審訊，三太跪在大堂以下，縣太爺問道：「兇犯家住哪裡？」

姓什名誰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小人姓黃名三太，家住浙江紹興府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為何毆傷人命？」三太說道：「皆因為從此經過，見五六個惡少，揪著一個老太太拳打腳踢，小民觀之不忍，下馬解勸，惡少以多為勝，與小民動武，被小民誤傷致命。」縣太爺大怒，說道：「他們人多打你，你怎麼會打死人的？必是他們將你打急啦，你用力推他們，碰在牆上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人神目如電，真是他們將小民打急啦，我一推那人，將那人推在牆角碰死的。」縣太爺說道：「你是誤傷人命，暫行釘錄收監。」於是收在監中。有老者給三太送飯，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縣太爺姓蘇名叫文煥，受過您好處。請您在監中放心，我們太爺自有解救之法。」三太這才恍然大悟：「這是二十年前所救的人。」三太在監中三個來月，釋放出獄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黃三太來到火神廟，見楊香五等被眾惡奴五十餘人包圍，三太遂由外面亮樸刀殺進重圍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別團我的腕！別摘我的瓢！」這群教師之中，有明白江湖綠林道話的，遂對焦公子說道：「他們這群是賊，決不是好人。」焦公子坐乘白龍駒，高聲喊道：「錢塘、仁和兩縣的官人！這幾個搶了綢緞店啦！那梳沖天杵小辮的，與使七首刀瘦小枯乾的；還有紫臉的，使鏈子槍；面如白玉的，使鏈子錘；那十六七歲，寶劍眉，杏子眼，手使判官雙筆；最後來的黃白臉面，手使大樸刀。他們這六個人要走了，我跟你們縣衙門要人！」賈明聞聽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仗勢欺人？」一字杵一晃，殺出重圍，夠奔焦公子而來。焦公子手中擊著亮銀槍，傻小子說道：「好你一個搶男霸女的賊，哪裡逃走！」金頭虎說著話，來到近前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身體矮小，他在馬上，我夠不著他。我先將他馬腿搯折了，然後再搯他幾杵。啊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一杵他也受不了。我搯他一拳，然後我一跑。」金頭虎走到馬前，一橫杵照定馬的前腿打去，焦公子一蹬繃鎧繩，槍尖朝下，前把一低，後把一指，噹啷一聲響亮，將杵繃出，金頭虎向後倒退了幾步，焦公子一抖嚼環，這條槍梨花亂舞。馬步交戰，金頭虎蠢笨，焦公子這匹馬乃是戰馬，並且又常常演習，抖嚼環裡裏外削，梨花亂舞，將金頭虎圍住。賈明累的熱汗直流，遂喊道：「你們幫著我來！」賈明喊了半天，不見人來接應，這群人圍著殺不出來。金頭虎正在急難之間，就聽西北上聲若銅鐘，有人喊道：「大廟上亂打毆鬥，也沒有人彈壓地面，倘若打出人命來，如何是好？」金頭虎聞聽，心中歡悅，正是蔣五爺蔣伯芳。賈明喊道：「五叔救我來！別落把兒，別轉腕兒。」

蔣五爺何以來至此處呢？皆因在孟家寨老義僕孟忠送信，勝爺大眾殺散群賊，蔣五爺由旱路回到孟宅，順著北岸向前行走，迎面有一片樹林子，就見由樹林中躡出一人，向西北而去。

蔣五爺一看，背後背著六七口寶劍，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非七星真人不背七棵寶劍。」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孟二哥家中著火，非是他放的不可。」五爺遂跟蹤追擊，大聲喊道：「惡道哪裡逃走！」老道回頭一看，來了一個血人一般，老道一聽聲音，知是蔣伯芳，遂抱頭鼠竄。蔣五爺腿快，越追越近，向西去波浪滔滔一道大河漢子，惡道奔了河漢子。蔣五爺不由的一怔，心中說道：「我是一點水性都沒有。」蔣五爺眨眼之間，心得一計，遂說道：「呸！老道，今日你插翅也難逃去了。葉承龍水性都跟我學的，你今日焉能逃走？」七星真人一聽，心中念道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我的佛！葉承龍在天下群英會出世，探寒泉，鬥水鱗，得冰片，震住五八四十寨總轄萬文翻波浪韓秀。南七省的綠林道，韓秀水性第一，卻被葉承龍壓住，葉承龍的水性是跟他所學，我焉能由水中逃走？」遂順河坡向北。蔣五爺追得離著老道五六丈遠，看看追上，老道暗想：「他要將我追上，必將我砸成肉泥。他會水他怎麼告訴我呢？我跳水試一試他，他要下水追我再說。」思索至此，遂向河中跳去。蔣五爺一看，一頓足將河坡土頓起多高，心中暗說：「老師累次勸我學水性，我總不遵命，師兄弟六人都會水性，惟我蔣伯芳一點水性也沒有，致將老道放走。」蔣五爺遂對老道說道：「姓蔣的不趕盡殺絕，放你去吧。」老道說：「你是不會水的。」

蔣五爺眼看著老道踏水而去。此時天光已亮，蔣五爺一看自己渾身是血，遂由背後解下小包袱，打開包皮，血跡已透，又打開油布包袱，取出衣服換好。將血衣服放在水裡，沾上水擦棍上的血跡，將棍上血跡擦去，將血衣服向水裡一扔，踩著老道的蹤跡，向西追去。到了鎮店，買青綢子纏了盤龍棍，曉行夜宿，追到杭州府。城裡關廟，庵觀寺院，尋找老道，蹤影皆無。

找了兩天沒有蹤跡，在店裡住著發愁，店裡伙計說：「壯士，你怎麼不逛廟去？錢塘門外八月廟，非常熱鬧。」蔣五爺問明道路，出離錢塘門，來至廟場地。走到一個土坡上一看，一群人圍著幾個人打架，留神一看，正是黃三太等。

蔣五爺這二三年來，大長見識，一看北上坡幾位老者席地談話，蔣五爺將棍放在地下，坐在小包袱上，向老者問道：「打這樣的架，怎麼也沒有人給勸架呀？」老者問道：「閣下是哪裡人氏？」蔣五爺說：「我是武昌府的人。」老者說：「你若是近處人，我可不敢說。知府的公子搶秀才之妻，誰敢管哪？硬說欠錢不還，用轎搶人，從酒樓下經過，這幾位由酒樓上跳下來，將少婦也救啦，將教師也打啦。這幾位不是找是非麼？你聽聽，硬說是搶綢緞子店啦。若是弄到衙門裡，就是一頭的官司。這幾位豈不是找死麼？」蔣五爺心中不悅，說道：「我們不管誰管？你們莊稼人是牆頭上草，哪方風硬向哪方倒。」

蔣五爺大衣一脫，向腰間一圍，小包袱左肩頭一個角，右肋下一個角，胸前麻花扣一係，打開盤龍棍。五爺心中一想：「打不的，盤龍棍一掃全完。」將心沉下去，一聲喊嚷：「青天白日，好幾十人在廟上，刀槍並舉，倘若傷了人命，如何是好？」

就聽金頭虎喊：「五叔救我！」蔣五爺合棍進前，賈明被焦公子白龍駒圍著，蔣五爺一遞棍給分兩開，賈明抹頭就跑，焦公子一抖嚼環，向西一撞，蔣五爺一橫棍，砰的一聲，馬倒退了幾步。焦公子在馬上問道：「什麼人！」蔣五爺面帶笑容說道：「公子，我從此經過，你們兩方面人我都不認識。我方才打聽明白，說有一秀才欠你錢，你要將秀才娘子折賬，世界上豈有此理？你硬要發轎搶人，秀才跑在後頭啼哭，他們幾位看著不忍，所以抱打不平。」焦公子低頭思忖：「蘇秀才不欠我的錢，乃家人誣賴，此事理上太說不下去。家人教師們又並不受多大的傷，要不然就完了吧。」公子正在默默無言之際，長毛狗對短毛狼說道：「短毛狼，你看看，公子要瞭解，公子要完咱們不完。你看看，了事還有拿著大木棍了事的？你的刀甚快，你繞到那人身後，照他肩頭劈他一刀再說。」短毛狼聞聽，點頭稱善，遂向五爺背後，照定蔣五爺肩頭上就是一刀。蔣五爺是何等的英雄？忽聽背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右手用棍向後一兜，「噹啷」一聲響亮，將短毛狼的刀磕飛。也是適逢其巧，這把刀正落在長毛狗的太陽穴上，長毛狗正歪著頭，看短毛狼劈人呢，這把刀可就落下來了，一時躲閃不及，紮在太陽穴上，當時殞命。焦公子看得明明白白，不由的大怒說道：「你哪是了事？你正是搶奪的賊人！」焦公子說著話，把槍的前把一低，後把一揚，照定五爺就是一槍。蔣五爺的棍平著向外一繃，使了四成的勁兒，焦公子這條槍，幾乎撒了手。蔣五爺緊跟著棍，向外一推，焦公子哪裡躲閃得開？這一棍打的焦公子五臟六腑翻個，當時在馬上「哇呀」一聲，吐出鮮血，翻身落馬。蔣五爺由馬後頭繞過去，一捋馬的嚼環，認鑲上馬。這匹馬乃是戰馬，蔣五爺褡口一合勁，馬的腰場下半尺去，蔣五爺用棍微微一動馬的後跨，這匹馬四蹄蹬開，翻蹄亮掌，跑將下去。眾惡奴一見公子落馬，俱都前去營救公子，蕭銀龍說：「眾位兄長扯乎。」扯乎即逃走。眾人遂奔北方而去。蔣五爺乘白龍駒奔西走下去了，焦公子昏迷不醒，眾惡奴將焦公子抬在車上，拉回了私邸，方才甦醒過來。眾惡奴遂到廟上，逼著綢緞店具字呈報：廟上有明火賊人搶奪綢緞店。惡奴又報告錢塘縣，說公子被打落馬，大盜搶去焦公子之馬，並用刀紮死大管家長毛狗。

錢塘縣見報，豈敢怠慢？立刻回到廟場驗屍，這且不提。

單言黃三太大眾跑出去有六七里地，見有一座大樹林子，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，咱們在這兒歇歇歇，等一等蔣五叔吧。」眾人等候多時，見大路之上，逛廟的紅男綠女絡繹於途，但不見蔣五爺到來。就聽路上之人俱都提念焦公子搶人之事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我問問逛廟回家之人，訪訪蔣五叔下落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甚好。」蕭銀龍追上三位老者，和顏悅色問道：「借問老大爺，廟上是什麼事？都三三兩兩議論。」

這三位老者之中，有一位老者說道：「少壯士，你沒有看這個熱鬧麼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是逛廟來晚啦，在前邊樹林中休息，聞聽廟上有搶人之事，故此晚生打聽打聽。」那位老者說：「這件事鬧大啦。焦公子搶人，忽然由酒樓上跑下五六個人來，劫住轎子救了少婦，並刀傷人命。方才不是錢塘縣驗屍嗎？聽說焦公子也被人所傷，大管家被刀紮死。這七個人，吾想一個也跑不的，拿著就是死罪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聽說有一個使棍的搶了馬走，不知跑了沒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那使棍的搶去了馬，四蹄如飛的向西跑下去啦，當時可沒人追趕。」蕭銀龍道了一句謝，遂回樹林子叫道：「三哥！可了不得了，眾惡奴逼著綢緞店具稟，說是江洋大盜白晝打搶綢緞店，紮死知府大管家，打傷了焦公子，搶去白龍駒，請求仁和、錢塘兩縣一體嚴拿。咱們可比不了蔣五爺，班頭馬快要圍上蔣五爺，蔣五爺用棍一掃就完，咱們可不行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天色將晚，咱們趕快走，找著鎮店咱們便住。」六人遂站起身來，奔東北而去。走出有十餘里，迎頭見一鎮店，東西的街道，坐北有一家小店，店門口有伙計向裡讓客。黃三太在前，楊香五、蕭銀龍等在後，遂步入店門。三太說道：「與我們找清靜的房屋，三間兩間都行。」店裡伙計說：「壯士爺，沒有空閒啦，全住滿啦。」黃三太方要發作：「沒有屋子為何讓客？」楊香五在旁一拉黃三太的衣服，問店伙計道：「此鎮還有店沒有？」店伙計說：「向東去，還有兩家客店呢。」弟兄六位遂向東走去，走出不遠，又一家小店，伙計讓客，黃三太等進了店門。方要說

住單間，話未出口，店裡伙計說：「客官別往裡走啦，沒有空屋啦。」

黃三太聞聽，心中愕然。蕭銀龍一拉三太，出了店門，銀龍說道：「三哥你看，前面還有一家店呢。」這回北面三個人，南面三個人，走到店門口一看，店門前站著一銀須老者，銀龍趕奔進前，抱腕當胸問道：「老大爺，你是此店掌櫃的嗎？」老者說道：「不錯，這是我的小店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弟兄打算住店，但不知有單間房沒有？」老者問道：「壯士幾位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六位。」老者問：「哪幾位呢？」銀龍用手向南邊一指，說道：「在東邊的那三位，西邊的這兩位。」此時店門道已經掌上燈啦，蕭銀龍用手一招黃三太等，俱都來到近前。老者一看，遂說道：「你們幾位是在廟上打抱不平的七位不是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正是我們。老大爺何以知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方才有地方傳各店主，說有七個匪人在廟場搶掠綢緞店，打傷焦公子，紮死大管家，搶走白龍駒。你們爺們要住了店，倘若由店中將幾位辦去，我們這座店豈不受累？可都知道你們七位打抱不平，但是官事以勢力壓人，誰敢證明說未搶未奪？你們還不遠走高飛？倘再逗留，禍就不遠了。」黃三太與老者深施一禮，說道：「多承老者指教。」老者跟著還了一禮，弟兄六位這才出了鎮店東口。八月下旬天氣，正在秋收完場的時候，曠野一望無際，金頭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打野盤，我可膽兒小。咱們在廟上又沒有宰活人，咱們有什麼大罪？咱們別聽那些個，仍是前行找店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不要憂慮，我有存身之處。」銀龍問道：「哪兒可以存身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在彩棚了事之人，那位好漢姓賀名叫照雄，他與我有交情。他乃世代簪纓，樂善好施，可稱百萬之富，文武兩面的人物，杭州大小衙門，無不認識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可曉得住址？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安樂村賀家堡。咱奔他家中，文武衙門官人，決不能找到安樂村去。」弟兄六位遂向賀家堡而去。走了五七里地，前面黑壓壓一片葦塘，黃三太說道：「這乃是護莊河北岸。周圍俱是如此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怎麼沒有道路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東邊不遠，葦塘中有一條小道。」楊香五遂晃著火折子，蕭銀龍說：「楊五哥，快滅了。」楊五爺說：「怎麼不叫晃著火折子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您看大秋後地淨場光，一望無際，黑夜之間，這一個火折子照出多遠去。」楊香五這一晃著火折子不要緊，只鬧得賀照雄家敗人亡。

後語休提，弟兄六位，找著小道，順著葦塘的蜿蜒小路由裡面走去。依岸靠水，見有一隻小船，金頭虎向上就跳，將船中伙計驚醒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傻小子說：「是我。」伙計用燈籠一照說道：「這六個人有浙江紹興府黃三爺沒有？」黃三太說：「就是在下。」伙計說：「三爺您這禍惹的不小哇。我們就是賀宅的船夫，您在廟上打抱不平，我們主人就要出頭了事，後來來了一位使棍的出頭了事，事未了好，反出了一條人命來，我家主人也不能出頭了。我家主人打發二十多人在堡外尋找眾位，就知眾位爺們住不了店。三爺請上船吧。」金頭虎說：「別將我們誣上了船，叫官人拿我們。」駛船的伙計說：「小人不取。我家主人與黃三爺是金蘭之好，決無歹意。請上船吧。」六位上了船，水手提錨，搖定花裝檣，順護莊河奔對岸而來。此河乃賀照雄先祖所修，他的先祖在大明家官居顯爵，皆因流寇作亂，天下刀兵紛紛而起，賀老大人遂告疾還家。回到家中，聘請安樂村的鄉紳聚在一處，說道：「咱們這村東通大江，每年桃水泛，便有淹沒之虞。咱們將村之四外挑成大河，東西村口搭兩座大橋，不獨可以免除水患，並且又可以防賊寇的蹂躪，你們大家以為如何？」有一位年高德重的老者遂說道：「老大人所見極是。」遂會議擇日興工挑河。動了兩天工，忽刨出一窰白銀，興工之費用之不盡，賀大人當時宣布，即用此銀作為挑河工資。有長者說道：「這銀子乃賀大人應得。若不是您提倡，焉能挖出這些東西呢？」賀大人力辭道：「此乃天助成功，賀某有何德能，敢受此金？」大伙俱都願將銀子全歸賀老大人，賀大人堅辭不收，於是大伙公議，盡用此銀興工，剩下多少皆歸賀大人，賀大人只得聽從眾議。哪知銀未用盡，工已告竣，下層又起出金條若干，賀大人遂成巨富，並設立義倉周濟了無數村民。賀老大人又聘請武教師，教全村人丁俱都習學技藝之法，練了不到二三年，就遇闖王李自成造反。土匪乘亂搶掠安樂村，由東西橋口向裡打，打了好幾日，也沒打進安樂村去，因此安樂村得以保全，此皆賀大人有先見之明的好處。閒文拋開，水手將船駛到南岸，見一片大松樹林子，船到南岸，眾英雄這才放心。大鬆林南邊就是賀爺的後花園子，船上水手領著六位到了花園後門，向前扣打門環，大門開開，出來一個老管家，對水手耳邊說了幾句話，工夫不大，由賀宅又出來一位老家人，白髮蒼蒼，叫道：「黃三爺！您還認識老奴嗎？您幾年沒來啦。」黃三爺說道：「怎麼不認得您老人家？」

老家人遂向駛船的說道：「你仍將船駛回原處，如有人問咱們村裡有人進來沒有，就說並無出入之人。」船上的家人搖定花裝檣向北岸去了，黃三太六位英雄，皆同老家人進了後花園門，老管家將門門上好。這園子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藤蘿架緊對芍藥欄，奇花異草，青鬆翠竹，滿園花香，撲人欲醉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五哥！你看看這座花園子，比我們家的花園大得多。」楊香五說：「你太糊塗啦，人家是宦家。」說著話走到後花廳，就見兩對紗燈，分為左右，賀照雄迎接出來，一見三太搶行幾步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「三哥一向可好？」三爺趕緊相攙。賀爺行禮已畢，黃三爺遂指李煜說道，「賀大哥，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位紅旗李煜，賢弟你大概還認識吧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能認識。」然後三太又與蕭銀龍等說道：「這位就是賀照雄。」蕭銀龍、楊香五等上前施禮。金頭虎說：「自己弟兄，何必鬧那些客套？賀大哥，我叫賈明，黑驢寨賈柳村的人，我還有一個兄弟叫賈亮。」眾人一陣大笑。童子紗燈引路，進了東院書房，七位英雄落座，童子沏上香茶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賀大哥！那位黑小子呢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賈賢弟有所不知，那位濮爺有點愚魯不堪，恐怕得罪貴友高親。」金頭虎說：「賀大哥說得太客氣啦，我還愛那黑小子呢，我們倒要談談。」

童子遂將濮爺請到書房。濮爺一進門，就向黃三太施禮說道：「三哥請上，小弟與三哥磕頭。」黃三太趕緊還禮，說道：「愚兄給你引見引見。」金頭虎在旁邊喊道：「小黑子叫人家給打了。」賀爺說著話，早將家人叫上來，叫廚房與黃三太等預備飯去了。賀爺問黃三太說道：「使棍的那位是蔣五叔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他老人家。」賀照雄說：「五叔好暴的脾氣，當時我有心給上前了事，我一見出了人命啦，焦公子墜下白龍駒，口吐鮮血，我這才由人群之中擠出來，回到家中，打發人在各要路上等候眾位，恐怕受官人追趕。眾位兄長這一來到吾家，官人分明知道，也得與小弟暗中賣一份人情，文武官員都跟為弟的有來往，他們決不好意思的。」您道賀照雄這一大意不甚要緊，幾乎弄得家敗人亡。弟兄們談了會子，吃喝完畢，遂都安歇。黃三太他們進了賀宅，就沒出內客廳東跨院，賀照雄與濮德勇是照常出入，在莊村外閒眺，門口外站立。由第二日，每日有錢塘縣的官人，在莊前後偵察，有的在村外偵察。皆因那日晚間，楊香五在河邊打火折子，兩縣一府的官人，早將村鎮店各要路口，派人把守上了；錢塘、仁和兩縣，杭州府，在各莊村鎮店俱都有公事，嚴拿這七位，楊香五晃火折子的時候，就有人看見啦，回去報告班頭啦，班頭帶領著三班人役，將安樂村要路俱都圍住。賀爺此時倒為了難啦，有心叫黃三太他們走吧，也走不了啦。這一日八位英雄正在屋中吃飯，忽然有家人進來報告，說道：「當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，現有錢塘、仁和兩縣，帶領三班人役前來，說叫您獻出八月廟行兇傷人的搶犯，要不然就要當時打進宅院。」眾英雄聞聽一怔，金頭虎喊道：「你們大家有膽子沒有？」賀爺說道：「怎麼沒有膽子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就叫官逼民反。有膽子亮傢伙，打出宅院，宰一個夠本，宰倆還賺一個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賈五哥！你好沒有道理，你豁出去啦，賀大哥呢？賀大哥的性命財產，豈不喪在你的手裡？再說賀大哥又是大孝的人，倘若老太太有好歹，又當如何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要不咱們就出去，叫人家毀去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那也不能。咱們先商量好了，事犯當官，漢子做的漢子當，咱們到在堂上，咱們別說出賀大哥來。一板子打死，夾棍夾死，咱們認命，咱們要說出賀大哥來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漢。賈五哥，你能夠嗎？」賈明說：「我能辦得到，夾棍夾上也說不出賀大哥來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賀大哥！您出去見官人去，如非要人不可，我們打後花園子走。」

倘若被他們捉住，過堂的時候，我們就說官人追的緊，我們由後花園進來的，與您大哥素不相識。」賀爺說道：「你們諸位且莫慌張，我且看一看去。」這才與家人出離了內書房，穿宅過院，到後門道一看，正是杭州府紅名班頭。賀爺說道：「眾位上差，我也不欠糧，我也未漏稅，為何將我的宅院圍了？」

班頭叫道：「賀大爺！咱們都有交情，要不然我們可不能來，前次七個人大鬧八月廟，搶去公子白龍駒，打傷了公子，傷了大

管家的性命，我們班上伙計當時追下來這幾個人，見這幾個人進了您的護莊河北邊葦塘子啦，黑夜並見有火亮，一夜的工夫未出安樂村，班頭回去報告此事，縣太爺追的甚緊。誰不知少當家的您好結朋友，人稱賽孟嘗，您的家中常常有朋友住著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許他們在您家中住著，背地裡出去惹禍，也未可知。倘若這群人在您家裡被捉了，我們見了府尊大人，就說在莊外所捉，決不能提由您家中捉的。凡事我們還求您照應呢。」賀爺說：「不是那樣說法。我的宅院房子是有數的，既是眾位班頭說在我莊子內有六七位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們進去搜查，坐地分贓比奪搶都罪名大，要搜出掠搶綢緞店估衣鋪之人，我就算坐地分贓的賊首，官司我打啦。」賀爺當時叫門公由二道院大門俱都開放，請眾位班頭進去搜查。兩縣一府的官人帶領著三十餘名班頭，說道：「搜查賀爺的宅院，一草一木可不許動。」府縣的班頭俱都吩咐已畢，遂進了賀宅。賀照雄一看，府縣班頭認真要搜，遂又說道：「你們眾位倘若由我院中搜出一個搶綢緞店的賊人，當然罪有應得；要搜不出來，我是跟馬快班頭打官司的。」班頭說道：「賀大爺，您還至於這樣嗎？我們焉能進您的宅院呢？」府裡的班頭也立時軟化了，賀爺當時將話也拉回來了，遂說道：「眾位也別往心中去。今天沒有別的，我預備點水酒，大家很辛苦的，在我這裡喝一杯再回去。」府裡班頭說道：「賀大爺，您這是罵人，我們求您的日子多著呢，怎麼單有這點小事，便要騷擾您？」語畢，各班頭抱拳道請字，猶如風捲殘雲而去。

賀爺回到了內書房，見著眾人，言說方才在門外與兩縣一府的官人交涉的經過。蕭銀龍說道：「雖然一時瞞過，終久必然敗露。我們還得急速設法脫逃為妙。」但是兩縣一府的官人明著是走啦，暗中都留下人啦，在安樂村出入之道緊緊把守。

賀爺此時猶如熱鍋之蟻，心中甚為焦急，有心叫黃三太他們走吧，官人把守得甚嚴；若不叫走吧，終久是禍。賀照雄焦急地由院中走出大門外，由大門外再走進內院，正在走出來的時候，就見大門外邊有一伙人圍成一圈，賀照雄是心中有病的人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以為又是縣裡官人前來。賀爺走到眾人跟前一看，並不是外人，原來是當族的兄弟叔伯及鄉鄰，圍繞著一個老道。賀爺站在一旁，就聽老道口念無量佛：「這位施主少運坎坷，中年興家立業，尋財子祿。在少年時所受的苦楚，誰也沒有這位施主受的多。」就聽這人說道：「道爺說的真靈，我在少年時，四海漂流，所受的痛苦，真不知道有多少。」又聽道爺說道：「這位施主，今年貴庚多大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三十七歲。」道爺說道：「你中年運比少年運佳，你是中年喪偶。」那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才將妻子喪去，留下兩個孩子，哭得人晝夜心煩。」又聽道爺問道：「這位施主高壽啦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六十一歲了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我若說出來，施主可別煩惱。」

那人說道：「君子問禍不問福，道爺只管說來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今年六十一歲，六十三歲你壽命就有危險。」賀照雄一看，所算的卦，俱都是當族之人，也有賀照雄知道的，算得還是很對。賀照雄心中一動，暗自說道：「我為何不叫老道給我算上一卦？問問他日下的月令高低。」賀爺思索至此，遂用雙手分開眾人，說道：「眾位兄弟哥哥們，我也算上一卦。」眾人回頭一看是賀爺，俱都說道：「少當家的來啦，您算算卦吧，這位道爺太靈啦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我正要算上一卦。」說著走到老道跟前，控背躬身叫道：「道爺！在下姓賀，就在此處住家，請道爺算算我的月令高低。」眾人說道：「道爺，給少當家的算算吧，少當家的必然多給卦資。」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出家人指佛吃飯，賴佛穿衣，要多給卦資，貧道就沾了光了。」語畢，提起藍布包裹，拿著卦盤，對賀爺問道：「這就是施主的宅院嗎？」賀爺說道：「正是寒舍。」老道不客氣，邁開大步，直奔大門走來，進了大門，向裡就走，走過了東跨院，一直走到黃三太眾人所在書房。賀照雄在後面緊緊跟隨，看那樣兒，就好像老道來過多少次一般。一看老道來到黃三太六人所住的書房，伸手拉門，就要向裡走，賀爺在後面追著說道：「道爺，那是在下內眷。」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貧道冒昧了。」這才翻回頭來，由原路又走到外院書房，進了書房，正面有一張八仙桌子，老道進來便坐在上首的太師椅上。

賀爺雖然心中不悅，也不能說出別的，只好自己坐在東首椅子上。童子獻過香茶，賀爺說道：「道爺，請您看看我的掌紋，看看我的氣色。」老道一搖頭說道：「也不用看掌紋，也不用看氣色。這幾天施主你是心中有事，左右為難，有心開發朋友走走走不了，有心不叫他們走吧，又怕連累官司。花費銀錢，施主不在乎，施主是大孝的人，你恐怕嚇著你的老娘。打官司倒好辦，你眼前大禍臨門，不出三天，必有刺客前來，要殺盡你滿門性命。雖有黃三太、楊香五，也不是他的敵手，張茂龍、李煜等也是不行，賀施主與濮德勇更是不行。」賀照雄聞聽就是一怔，算卦為何連名姓都知道呢？遂問道：「道爺你貴姓高名？哪座觀宇當家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施主，我不用說名姓。我有幾個小徒兒，他們倒有一點名譽。」賀爺說道：「貴高徒都是哪位呀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大弟子還小呢，今年八十七歲。」

賀照雄聞聽一怔，老道五絡墨鬚，紅嘴唇，娃娃臉，四五十歲的樣子，為何有八十多歲的徒弟？遂問道：「叫什麼名字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震三山轄五嶽大頭鬼王鬼兒愁，水面有個別號叫趕浪無絲夏侯商元；二徒弟復姓諸葛，雙名山真，人稱鐵牌道人聾啞仙師；三徒弟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人稱他神鏢將，姓勝名英字叫子川；四徒弟千佛山真武頂廟裡出家，法名叫弼昆，人稱他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；在我松竹觀又收了兩個小道童兒，五徒弟叫飛天玉虎蔣伯芳；六徒弟也是個小孩子，叫海底撈月葉白云。」賀照雄聞聽，趕緊站起身軀，提大擎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師祖父在上，晚生給師祖磕頭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吾出家人不敢高攀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師祖父，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那是我的老恩師。」老道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我早已知道你是勝英的門下，又見你心血交友，黃三太他要真是搶奪，吾就將他們辦了。最可恨的蔣伯芳，氣高性傲，誤傷惡奴的性命，打傷焦公子，尤不當搶去白龍駒，大廟場之上，千人瞧萬人看，將假作真。蔣伯芳是你五師叔，他將來必得栽筋斗，作硬癩子。這個事情發現時候，我正在廟上擺攤呢，一見打抱不平，救秀才之妻，我就將卦攤收了，便暗看黃三太，他雖然年輕，倒有俠肝義膽，又見你交友純擊，黃三太等他們六個人俱都藏在你的家裡。吾這幾天晚上不在焦宅，便在你家，一舉一動，探聽消息。我都探聽明白，真要是你家裡窩藏大盜，你就是勝英的徒弟，我也不能相救你們幾人。現在焦公子有一個教師姓王名七，此人遍地搬動是非，他請出來一個和尚，今明後三天之內，必到你家中前來行刺。你弟兄不是僧人的敵手，此和尚有金鍾罩鐵布衫之工夫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我特來護庇你一門良善，你不是勝英的徒弟，吾也前來搭救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求師父大發慈悲吧。」又叫童子：「去，將黃三爺等，由內書房請出來。」

工夫不大，書童將黃三太等七位請到書房裡。七位進了書房，賀照雄用手指著老道說道：「黃三哥認識這位道爺嗎？這是咱們師祖父。」黃三太就要過去行禮，賈明說：「且慢，且慢。」金頭虎遂向道爺說道：「老道，我師傅鬍子都白啦，我大師伯在台灣盜過張奇善的寶刀，解過重圍，在蓮花湖用鐵彈打碎了彩蓮燈，將球含在口內運用氣功；在群英會舉過石香池子，繞聚義廳一周，氣不喘促，面不改色。你要是我師祖，必然比我師爺高明，你總得獻兩手藝給我們看看。」賀照雄、黃三太說道：「師祖你多擔待。」老道微笑說道：「豈敢。」又向茂龍、銀龍二人說道：「你們在雙龍山柵欄門裡，被林士佩百十餘賊人三麵包圍，你們四個人出不來大門，忽有人將鐵鎖割斷，可有此事？割鐵鎖的那便是貧道。」銀龍、茂龍二人聞聽，這才謝過救命之恩。老道說：「賀施主，你教童子到後花園，把東面翠竹林的石堆上石子，取來茶碗大的一塊，再將不成材料的木板取一塊來，要幾分厚的。」賀照雄、蕭銀龍等暗中說道：「連後花園子亂石在那兒都探明白了。」工夫不大，童子將石塊、廢木板取來，這塊木板有七八分厚，一尺來寬，石子有茶杯大小。艾道爺叫道：「眾位！我不應當這麼樣，你們看。」說著將石頭托在左手心，右手指起來，一拍左手心的石頭，張手一看，石頭已成碎塊。這一招為棉沙掌，是軟中硬的工夫，如擊石法，重手法若擊石，非得石頭放在地下硬東西上；這一招兒將石頭放在手心上，全是軟的，所以最難。又將木板拿過來，左手拿著木板，右手指一划，將木板划成一條兒。

這就叫擊石如粉，划木如泉。用手划木板如划水，所以叫作划木如泉。金頭虎一吐舌頭說道：「我的媽，我的姥姥，我磕頭，這是我師祖父。」大伙這才跪倒磕頭。老道打稽首相還，遂說道：「貧道是前來保護你們一門良善，刺客來倆都不要緊，你們只管放心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師祖父，你吃齋還是吃葷？」

艾道爺說道：「我吃素的。要有瓜果梨桃也行，無有鮮貨，就給我熬半碗稻米粥足矣。你們吃飯隨便用葷。」艾道爺是世外高

人，概不計較別人吃葷吃素。工夫不大，將飯菜備齊，雖然艾道爺不計較，大伙也不敢放肆，草草的喝了幾杯，一霎時杯盤狼藉，黃三太等仍舊歸後客廳。道爺見書架上放著棋子，遂說道：「照雄，咱們爺倆下盤棋如何？」賀照雄遂叫童子取過棋盤來，擺好棋局。

賀照雄與艾道爺下著棋，艾道爺說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刺客來了。」照雄問道：「刺客在哪裡？」道爺說道：「現在北橋口。」照雄問道：「師祖何以知之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犬守夜，雞司晨。我比你們聽得遠。你到大門道迎著他，我在二門道藏著。」賀照雄由院中出來，果然來了一個陀頭和尚，一條鐵扁擔，擔著兩個鐵錘，這一擔子足有七八百斤，鐵錘錚光明亮，直奔賀宅而來，來到門前一晃悠身軀，鐵錘震動，咚咚亂響。

賀照雄早先雖未見過，常聽說過，此和尚在杭州府化緣。賀照雄遂叫門公：「給拿五百錢吧。」老家人取出五百錢來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是五百錢，你替我們當家的燒股香。」和尚接過錢來，向皮兜裡一裝，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真是人旺財旺。」

和尚就募化賀爺一家，轉身形就走。賀爺回到二道院，艾道爺說道：「照雄，你看見和尚的情形沒有？」爺兒倆遂又回到書房，仍然著棋。掌燈之後，艾道爺說道：「你告訴闔宅老少，早早安歇，定更一過，前後都要熄燈安歇，咱們爺兒倆仍然著棋，外頭院書房多預備蠟燭，他要來了好先奔這兒。大概善渡他是不行的，必須用惡劣手段對待於他。」爺兒倆仍然著棋。

二更多天，艾道爺忽然說道：「照雄，刺客來了。」賀照雄問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現在西跨院西房上呢。」

賀照雄叫道：「師祖父，你怎麼知道他在房上呢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我聽出躡足潛蹤的聲音來啦。」語畢，道爺將寶劍背在背後，衣裳襟向前後一掖，叫道：「照雄！你告訴三太他們，我三天兩日不回來，不要掛念貧道，貧道萬無差錯。善渡不行，我必用惡渡之法。我要傷了和尚，焦公子以武力不行，他必然要動勢力，我在府縣衙門先給你安置安置。我絕無差錯，不要惦念我。」說完，一掀簾籠，一晃身軀，一道電光相似，再看艾道爺，蹤影皆無。欲知賀照雄闔家性命如何，請看第六回分解。